

革命故事会

2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• 故事员的话 •

努力贯彻“三突出”的创作原则 陈永绩(99)

——移植《智取威虎山》片断《打进匪窟》的体会

根据实际斗争需要 编讲革命小故事 张根源(102)

• 简 讯 •

上棉十二厂配合批林批孔开展革命故事活动 (104)

上棉二十九厂坚持开展革命故事活动 (105)

青浦县大讲革命样板戏故事 (106)

金山县组织革命样板戏故事巡回讲演队 (107)

奉贤县举办革命故事员培训班 (98)

嘉定县望新公社和平大队在战“三夏”中开展故事活动 (109)

革命故事会

(2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字数 74,000

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20 定价: 0.20 元

007411

革命故事会

44.79
第二期目录
一九七四年七月

杜鹃山	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改编(1)
西沙之战	洪海涛改编(38)
焊枪与画笔	姜 晓(49)
女炮兵	翁 坚(58)
下 矿	石 艾(67)
“小钢炮”巧运变压器	沈 郁(77)
赤脚医生之歌	郁大浩(83)

• 短 评 •

大讲革命样板戏故事 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	赵 翔(34)
打一场占领纳凉阵地的进攻战	倪 新(37)

• 经验交流 •

开展工矿革命故事活动	梅山工程指挥部宣传组(9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

• 创作体会 •

认真学习 勇于实践	郁俊英 沈金祥(96)
——创作《发光的年代》的体会	
习作《下矿》的体会	石 艾(74)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，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。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



杜 鹃 山

(根据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京剧团演出本改编)

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

第 一 回

一九二八年春天的一个深夜。在湖南、江西边界的杜鹃山上，突然传来了人声、枪声、狗吠声，一阵阵“抓雷刚！”的声音喊个不停。在山岩的顶上，只见一个人影攀着野藤很快悠过山涧，隐没在树林深处。一群如狼似虎，穷凶极恶的家伙急追上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持枪追贼的是当地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，为首的团总是一个豪绅，绰号叫毒蛇胆。他率领团丁追捕的是刚才越狱的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，经过一夜搜索，没有找到雷刚。

清晨，雷刚从险崖后面闪了出来，他把草丛拨开，四面一看，确实无人，才跳到外面。他脚拖重镣，走起路来十分困难，就抓起一块石头，狠砸铁镣。可是石块虽碎成几瓣，而铁镣仍旧没有砸开。这时，他忽然听到脚步声，就顿时站了起来，一看，来的是一位身背柴架、手拿柴斧的老妈妈。老妈妈对他打量了一番，把柴斧递给雷刚。雷刚接过柴斧，砸开铁镣。老妈妈取出一块山芋，递给雷刚。老妈妈的这种阶级深情使雷刚激动万分。

通过交谈，雷刚得知老妈妈就是自卫军战士杜山的母亲。杜山是在这次战斗中不幸受伤，被毒蛇胆杀害的。杜妈妈听到儿子的凶讯，非常悲痛，但是，她坚强地咬牙挺住。还坚决要求雷刚收下她孙子小山，让小山磨炼筋骨，报仇雪恨！雷刚劝杜妈妈不要悲伤，他说，从今以后，杜妈妈就是自己的亲娘，讨还血债，有我雷刚。

正说着，自卫军的战士找来了。他们一听到雷刚越狱的消息，就连夜分成几路到处找寻，现在看见雷刚脱险，大家又是欢喜，又是伤心。雷刚连忙向战士和队副温其久介绍了杜妈妈。

这时，只见杜小山飞奔而来，他一见杜妈妈，就跪在地上，悲痛地说：“奶奶，我爹他……给毒蛇胆杀害……我爹人头被挂在旗杆顶上。毒蛇胆还说，谁要再当自卫军，就把他全家斩尽，杀绝，抢光，烧光！”雷刚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，说了声：“豪门不入地狱，穷户难进天堂！弟兄们，跟我走！”说完，夺过一把刀，预备带着战士去找毒蛇胆算账。

“站住！”杜妈妈急忙拦住。她语重心长地告诫雷刚说：“青藤靠着山崖长，羊群走路看头羊。革命要有带头人，再不

能瞎碰乱闯啦！”雷刚听了，感叹地说：“哎！听说去年九月，共产党领导穷人秋收暴动，那时，土豪劣绅威风扫地，劳苦弟兄扬眉吐气。我雷刚找不到共产党，只能学着样子在杜鹃山扯旗造反。谁知道，三起三落，大事未成，而多少好兄弟流血牺牲。我从失败中更渴望找到共产党，真象黑夜里盼望天亮。党啊！你是我们指路的明灯，你现在何方？”雷刚两眼注视着前方，流露出热切期望的心情。

正在这时，战士李石坚回来了。他一见大家焦急地盼望共产党的情景，连忙跳上石块，高声地讲：“弟兄们！我向大家一件好消息！”“什么消息？”“共——产——党！”雷刚迎上一步，心急地问：“在哪儿？快说！”李石坚高兴地告诉大家，刚才在三官镇上听到，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。他们碰到敌人，英勇奋战。一个中弹，不幸牺牲；一个负伤，被捕入监。明天一早，在祠堂门前，游乡示众，开刀问斩！他向雷刚建议去劫法场，抢救这个共产党员。他这一说，弟兄们纷纷表示赞成，雷刚也在兴奋地思考。这时，温其久却说：“大哥！咱们——人，只有三四十，枪，不过十几杆。不能以卵击石，去冒风险。”大家围在雷刚两旁，用焦急的眼光，期待他的决定。这时，雷刚挺起胸膛，神采焕发，毅然地说：“好！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。”话音未落，顿时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，响彻了整个杜鹃山的上空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天阴沉沉的。三官镇余氏祠堂前，乡亲们紧张焦虑地等候着，雷刚带领战士们乔装改扮夹杂在人群中。杜小山扮个猎户，手里拿着猎叉，拎着山鸡，嘴里吆喝着：“大雁、山鸡，狐狸、野羊！”郑老万扮成小贩，挎着竹篮边走边喊：“金针、木耳，蘑菇、生姜！”雷刚裹着头巾，穿着鹿皮坎肩，扛着

钢叉，挑了狐狸、山兔快步走来。他一招手，李石坚、郑老万、罗成虎等战士急忙靠拢雷刚，雷刚问：“准备情况怎样？”李石坚回答：“都已安排妥当。”“那位共产党员？”“就要押出祠堂。”罗成虎凑上来讲：“听说是个女的。”雷刚一楞：“女的？”“抢不抢？”“只要她是共产党，抢！”雷刚果断地作出决定。

忽然听到锣声，雷刚他们连忙分散开来。只见一个团丁，一边敲锣，一边高声喊叫：“今日处决共党，禁止喧哗，违者上绑，散开！散开！”嘤、嘤、嘤、嘤……四个团丁急跑出来，用枪托驱散群众，在场的人都对团丁怒目而视。这时，匪连长走上前来，他厉声的喊叫：“团总有令：带——共——党——！”团丁紧跟着嚎叫：“带——共——党——！”“带——共——党——！”场上群众情绪顿时紧张起来，几百双眼睛都紧紧盯住祠堂的两扇黑漆大门，大家屏住了气，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不多一会，祠堂大门缓缓地打开，六个团丁刺刀上枪，窜出大门，恶狠狠地举起刀枪，分立两旁。

这时，只见里面昂首阔步走出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共产党员，她生得十分英武，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，显得分外有神，剪个齐耳短发，穿一件白短褂，手上戴着铁铐。她迈过门坎，在祠堂门前巍然屹立，器宇轩昂。六个团丁紧紧握住刺刀一步一步逼上前来，她毫不在意，依旧目光炯炯，怒视敌人，使六个团丁感到毛骨悚然，急忙退向两旁。她豪迈地走下石阶。她就是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柯湘。

柯湘这次遵照党的指示，来杜鹃山寻找雷刚，发动群众，改造农民自卫军，把革命的火种播向万里山乡。虽然她目前处在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之下，但是她想的不是个人安危，而是党交给自己的使命。所以，她大义凛然，决心把刑场变成战

场，宣传革命真理，揭露敌人阴谋，让广大群众弄清真相，要做到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这时，柯湘拨开刺刀，冲出刀丛，举起双手召唤众乡亲，乡亲们涌了上去，团丁急忙驱赶乡亲。柯湘逼视团丁，在刺刀丛中，抓住双枪，用力甩开，两手振起铁链，从容不迫。

阴险毒辣的毒蛇胆从祠堂里走了出来，看上去好象气势汹汹，其实他内心空虚，外强中干。毒蛇胆一见柯湘就恶狠狠地说：“女共党！上海、长沙，没把你们斩尽杀绝，今天我要杀一儆百，以正乡风。”柯湘怒目圆睁，用手指着毒蛇胆，气壮山河地说：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斗争。甘洒一腔血，唤起千万人！”

毒蛇胆听得胆颤心惊，慌忙说：“你们不要听她的赤色宣传，大家都要安守本分。现在只有蒋总司令的党规国法，才是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。”柯湘出敌不意问他：“请问，现在是哪一年？”毒蛇胆脱口而出：“民国十七年。”柯湘马上给他致命一击：“可是你们的田赋钱粮、苛捐杂税，已经收到民国三十七年，这就是你们的党规国法，这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！”毒蛇胆被问得张口结舌，答不上话：“你……”乡亲们听了柯湘对敌人的严厉指责，心中暗暗叫好，大家都从后面挤了上来。

柯湘转身跳上旗杆石座，对着大家说：“乡亲们！蒋介石叛变革命，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；南京政府屠杀工农群众，是祸国殃民的黑衙门。乡亲们！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！”话一说完，就听得有人高喊：“说得好！”毒蛇胆急忙问：“什么人？”“雷——刚！”只见雷刚手执钢叉从人群中跳了出来，直奔毒蛇胆。毒蛇胆吓得魂不附体，急得面如土色，竭叫一声：“啊！”其他团丁也惊慌失

措，乱成一团。

雷刚用他的钢叉刺中了毒蛇胆的左臂。毒蛇胆恨得咬牙切齿，掏出手枪就向柯湘射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雷刚一个箭步，飞向柯湘，喊了声：“闪开！”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柯湘，左臂中弹受伤。但他不顾伤口疼痛，一面卫护柯湘，一面用飞叉猛掷毒蛇胆，只听一声惨叫，毒蛇胆慌忙逃走。柯湘急撕衣襟，为雷刚裹伤。

还有一些团丁在作垂死挣扎，但不经自卫军战士一击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狼狈逃窜。这时，战士前来报告，靖卫团溃不成军，鬼哭狼嚎！毒蛇胆身负重伤，向县城逃跑。雷刚命令，继续侦察，加强岗哨！柯湘热情地问：“你是雷刚？”雷刚点头，“你是……”“我叫柯湘。”“从井冈山来？”“受党委托，来找雷队长。”“还有一位？”柯湘沉痛地低下头来：“赵辛同志……”“赵辛！烈士虽未见，英名永记牢。”雷刚和战士们低头默哀。过了片刻，雷刚走上前去，紧握住柯湘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你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党代表！”他转向战士们，兴奋地振臂高呼：“欢迎党代表！”顿时间，“欢迎党代表！”“欢迎党代表！”欢呼声久久不息。柯湘登上旗杆石座，招呼大家，战士和乡亲们都热情洋溢地涌向柯湘。

当天下午，祠堂后院战士们在打扫战场，欢庆胜利。有的在张贴标语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“拥护工农革命军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有的扛着谷米、兵器，挑着鞭炮、酒坛来回忙碌。

罗成虎、杜小山扛着一个朱漆的大箱子，往院子里一放，就讲：“喂！温队副有令：‘按照往日规定，浮财全归弟兄！’”说完，打开箱盖。众战士听到分浮财就一拥而上，有的拿衣服，有的拿布匹，各取所好。

这时李石坚扛着米箩走上来，看见大伙儿在分浮财就急忙说：“弟兄们先别动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次分浮财要按新章程：花边光洋，一律归公；部分谷米，留作军用；其余粮食衣物全部分给乡亲。”

“这是谁说的？”

“党代表。”

“党代表！”战士们一听大家都议论开了。“哼！我们流血拚命，她倒来做人情。”“外乡人总归隔一层啊！”“读书人没吃过苦哪能带兵？！”大家一面讲一面将手中衣物扔入木箱。

在一旁桌边喝酒的一个人突然拍着桌子猛地站起来说：“哼，女的能带兵，咱男爷们儿还有什么威风？！她的命令咱们不听！”这是谁？他叫邱长庚，过去当过温队副的勤务兵。邱长庚醉醺醺地把手一挥说：“找她讲理去，这是什么章程？！”给邱长庚一挑动，战士们都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章程？走！”罗成虎刚要走出后院突然转过身来，指着门外讲：“别吵了，她来了！”嘈杂的声音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只见柯湘挑着沉重的米箩，脚步轻快地走进后院。柯湘走到厢房前放下担子，很熟练地将米箩搬起放在箩堆上，然后取下毛巾擦擦汗水，又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面带笑容地看了大家一眼：“刚才院里的声音象电闪雷鸣，怎么现在风平浪静啦？”

大家背对柯湘一声不吭，突然邱长庚醉醺醺地冲到柯湘跟前：“女共产党，来管我们？！”“拍”从腰里拔出短枪，威胁地说：“这是什么？不是绣花针！”

柯湘一见邱长庚醉醺醺的样子，就叫战士把他的枪下掉。

郑老万要去拿邱长庚的枪，邱长庚嘴里说着“你敢！”甩开了郑老万，然后举着枪一步步冲向柯湘，这时大家都呆住了。

柯湘却不慌不忙，非常镇定，上前一把抓住邱长庚的手腕。邱长庚用力挣扎。柯湘从容熟练地下掉邱长庚的枪。邱长庚一个踉跄，倒吸一口冷气，跌倒在木凳上。柯湘将枪交给一个战士，平静地说：“带下去，醒醒酒。”战士把邱长庚带了下去。

大家看到这个情景，暗暗钦佩，郑老万讲“党代表打仗、干活都那么行！”柯湘谦虚地说：“我从小在苦水里长大，终年劳累一无所有，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……”

战士罗成虎听了，感到意外，就问：“党代表，你也是穷苦出身？”

柯湘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慢慢地坐了下来，战士们围在她四周。

“我家住在安源萍水村，三代人都是挖煤工，做牛做马，流血流汗，也养不活一家人，唉！水深火热的生活逼得穷人无路可走。矿工们起来闹罢工，我爹和我哥哥跟狗工头进行英勇搏斗，后来遭到了他们的毒手。那贼矿主杀害了我爹和哥哥还不够，又一把火烧死了我的亲娘和弟妹，一家五口连尸骨也难收。”

“啊！”战士们听了，个个怒火满腔，切齿痛恨，罗成虎拍着桌子愤怒地说：“矿主、工头，毒蛇野兽，我们一定要报仇！”大家齐声高喊：“一定要报仇！”

柯湘看了看大家，再继续讲下去：“秋收起义，毛委员领导穷人闹革命，象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我的心，使我懂得要翻身必须紧握枪杆子。后来我参了军，入了党，为了要解放天

下受苦人。同志们，我们工农要团结，不灭豺狼誓不休！”战士们听了柯湘的话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觉得她说到自己心里去了。李石坚坚决表示：“要团结一致，革命到底。”大家紧接着兴奋地连声高呼：“对！对！对！”场上充满着一片热烈的气氛。

这时从里面走出队副温其久，后面跟着邱长庚。温其久见战士们亲切地围在党代表周围，心里说不出的恼火，傲慢地喝道：“吵什么！队长负伤，需要安静！”随手把披在身上的长袍扔给邱长庚。

温其久这么一说，热烈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。

温其久见大伙儿不响了，就问：“抓来的团丁杀了没有？商人的货物充公了吗？”

柯湘一听不对头，就走上前去语气缓和地对他讲：“温队副，对俘虏应该教育释放，对商人要买卖公平。这是党的政策，应该贯彻执行。”

温其久听了，心里火冒三丈，他想，俘虏杀头，货物充公，是我们的老规矩，管什么政策不政策，你柯湘一来就碍手碍脚，增加麻烦，以后一有机会，就把你赶走。他心里虽是这样想，但是嘴上倒一时回答不上。站在一旁的郑老万担心地对柯湘说：“党代表，你要是把俘虏商人放走，雷队长知道了会跟你拚命的。”

柯湘心想：雷刚这个人苦大仇深，对阶级敌人有刻骨仇恨，但是他对党的政策还不清楚，我们放走俘虏是有利于瓦解敌人，对商人买卖公平能够教育群众。不过柯湘完全相信雷刚通过教育会转变的。她就笑了笑讲：“革命的道理，他会想得通。”说完转过身来对温其久说：“队副，你说呢？”

温其久心里很不满意，想过去自卫军里是我说了算，而现在要听你柯湘的。但是又不好发作，他把手一甩：“我什么都不是，说了也没用。”满脸不高兴地转身就走进厢房，身后跟着邱长庚。

李石坚看到温其久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，就连忙向柯湘解释：“党代表，你不要多心，因为他当过军官，养成了军阀作风。”

“哦！他是什么出身？”

“他原先也是个豪门，为了争一块风水宝地，和毒蛇胆结下怨仇。打官司把家产都打光了，起先投靠军阀刘二豹，后来又找我们，和雷刚结了把兄弟，参加了自卫军。”

柯湘一听，点了点头。

突然听到里面一阵哨子声，嚯嚯，嚯嚯，……接着温其久大声喊叫：“全队集合！”战士们急急忙忙跑了出来，邱长庚跟在后面幸灾乐祸，挑拨地叫嚷：“不好了，队长发火啦！”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战士们都为柯湘担心。这时只见雷刚臂吊绷带，怒气冲冲走出厢房，立在台阶上。那么雷刚怎么会来的呢？原来温其久利用雷刚思想简单，做事莽撞，在雷刚面前煽风点火，想挑起雷刚与柯湘冲突，他可从中得利。雷刚给他一挑，果然中圈套。柯湘上前招呼，雷刚转身不理她。雷刚从台阶上走下来，一脚踏在木凳上，愤怒地说：“谁要放走俘虏商人，他就是我雷刚的冤家对头！”

这时罗成虎急冲冲地进来报告：“抓到一个土豪！”

雷刚命令：“押进来！”他愤怒地站在桌后，战士们拿了刀枪站在雷刚两旁。温其久矜持地坐在桌边，想来个坐山观虎斗。

柯湘立在台阶上细心观察，只见两个战士押着一个双手被捆的人，推推攘攘地进来。这个人衣衫破烂，身有伤痕，年纪三十多岁，面色憔悴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穷苦人，只听见这个人边走边喊：“为什么把我抓来？”

罗成虎拿扁担指着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帮土豪运米到山外？”

“我田大江做雇工是没有办法，推车挑担是为了要养家还债，我一天不干全家就要挨饿。”

雷刚气愤地说：“宁愿饿死，也不当奴才！单凭这一点，就应该狠狠地打！”罗成虎答应声“是！”就上来想按倒田大江。

田大江一面挣扎，一面就骂：“这是什么自卫军？！简直是军阀！”

温其久拍着桌子说：“你敢骂？给我打！”

只听柯湘高声喝住：“不准打！”

温其久站了起来，叫了声：“就要打！”邱长庚拿起扁担要打。

“住手！”柯湘急忙上前阻拦，夺过了扁担，又说，“真不象话！”

雷刚一见，拍着桌子大发脾气，指着柯湘说：“柯湘！我们自卫军拚着性命救了你，总想你领路把敌杀。谁知你不为穷人撑腰说话，反和土豪是一家，抓来的土豪你不准打，商人俘虏又要放回家。你这个共产党，是真还是假，当了咱弟兄的面，你要回答！”说完，踢掉凳子，横拿着刀，瞪着柯湘，旁边战士也都举刀挺枪威逼柯湘。李石坚、郑老万连忙上去拦在柯湘前面，罗成虎睁大眼睛惊惶地看着柯湘。这时，场上鸦雀无声，气氛紧张，局势显得十分严重。

柯湘却非常镇静，她轻轻拨开李石坚、郑老万，慢慢地向

雷刚走去，她心里想：雷刚啊，你只知道一股热情，打土豪闹革命，却分不出谁是同志谁是敌人。你要求革命却不懂得革命的意义，你渴望党来领路却不理解党的路线。你看温其久在桌子后面幸灾乐祸，他就是利用你狭隘的复仇思想，又利用和你“把兄弟”的关系，在自卫军里推行军阀主义。我受党的委托来到杜鹃山，就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这支队伍，眼前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，我决不能轻易放过。对雷刚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好啊。柯湘走到雷刚身旁平静地轻声问：“雷刚同志，田大江是土豪吗？”

雷刚不加思索：“为土豪做事。”

“那就该打？”

“打还是轻的！”

“哦！”柯湘转过身来问大家，“同志们！我们这里谁给土豪干过活的把手举起来。”

大家被柯湘这一问，一时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各人把手里的刀枪收回。

“怎么？都没给土豪干过活？也没受过财主的剥削？”

突然，李石坚打破寂静举起手来：“我干过，我是石匠，为财主刻碑造墓。”

罗成虎举着手讲：“我也给土豪舂过米，当过短工。”

郑老万边举手边讲：“我给财主……唉，什么活都干过，那年财主盖这祠堂，咱们谁没来过？那是旧世道，不干就没法活呀！”

郑老万刚讲完，战士们纷纷举手：“我干过！”“我干过！”“我也干过！”李石坚一看雷刚，没有举手，心想，你雷刚也是苦水里泡大，从小进土豪家当长工，怎么你忘了，就走上前去对

雷刚说：“大哥，你也为土豪帮工抬轿，流尽血汗，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？”

这短短的两句话触动了雷刚的心，他沉思着：我雷刚从小风里来雨里去受尽饥寒为豪绅卖命，想不到，到头来只落得两手空空。想到这里，雷刚缓缓地把手举了起来。

柯湘接着问大家：“同志们！难道我们都是土豪？都要挨革命的扁担？”

战士们认真思考着，慢慢地放下了手。温其久一看风头不对，就暗暗地同邱长庚溜了下去。

柯湘想：自卫军战士大多是苦大仇深的庄稼人，他们初步懂得了要拿起武器跟敌人进行斗争，但是他们还不懂党的路线和政策，尤其是雷刚作为自卫军的队长，更应该帮助他理解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。柯湘深知要引导这支农民武装沿着毛委员的建军路线胜利前进，必须向大家进行宣传教育。柯湘就转过身来对大家讲：“毛委员教导我们：‘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’所以我们对白军俘虏，要宽大处理；一般商人，应该争取；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；而劳苦大众，是革命的主力！”柯湘讲到这里，转向雷刚“可你，杀俘虏，抓商人，还要毒打推车的雇工，我们的阶级兄弟。你，这是革谁的命？造谁的反？灭谁的威风？长谁的志气？雷刚同志，你与田大江同受剥削苦，同怀阶级仇，你看看田大江衣衫破处留下的血印！你怎忍心在他的旧伤痕上再添新伤痕？”柯湘一面给田大江解绑，一面叫罗成虎去拿银元包裹。

雷刚到了这时，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悔恨，冲上前去抱住田大江，激动地说：“田大江，我的好兄弟，原谅我吧！我是个

糊涂人，错把亲人当仇人！”

柯湘上去紧紧握住雷刚和田大江的手说：“咱们都是阶级兄弟，过去受的同样苦，今天团结把冤仇伸。愿天下工农团结紧，砸开铁锁链，翻身做主人！”她一面说一面接过罗成虎手中的包裹对大江说：“大江，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，穿的却是破衣烂衫。这点衣物银元你带回去，暂度饥寒。”

田大江接过包裹热泪盈眶，多少年来受苦受难从没有人问饥问寒。今天遇到了亲人，他激动地含着眼泪说：“亲人哪！给我一杆枪吧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干！”

柯湘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大江同志，欢迎你！”

战士们也涌向田大江高呼：“大江，欢迎你！”

正是：阶级暖流激人心，革命前程豁然明。

雷刚心情很不平静，他想，要不是党代表及时教育，指明方向，眼看这革命的扁担将要打在阶级弟兄的身上。这正是由于我良莠不辨，是非含混，不分敌我，不明方向，才使我三起三落屡遭失败。党啊！你救了我，救了自卫军，从今后我听你的指挥永远跟着你的路走。他走到柯湘跟前：“党代表，我雷刚不懂得共产党的‘王法’，从今后该怎么办，由你当家。”

柯湘笑着说：“那——俘虏？”“放掉！”“商人？”“送走！”“粮食浮财？”“分给穷苦人家！”战士们立即欢腾起来，高呼：“好！”柯湘接着说：“我建议：分衣分粮，发动群众，扩大武装，然后整训上山冈！”

雷刚爽朗地说：“对，听党代表的！”

这时有人拿了一卷分粮榜给柯湘，柯湘接过分粮榜，示意雷刚：“打开谷仓，马上分粮！”

众乡亲欢天喜地，开仓分粮，欢声雷动，响彻云霄。